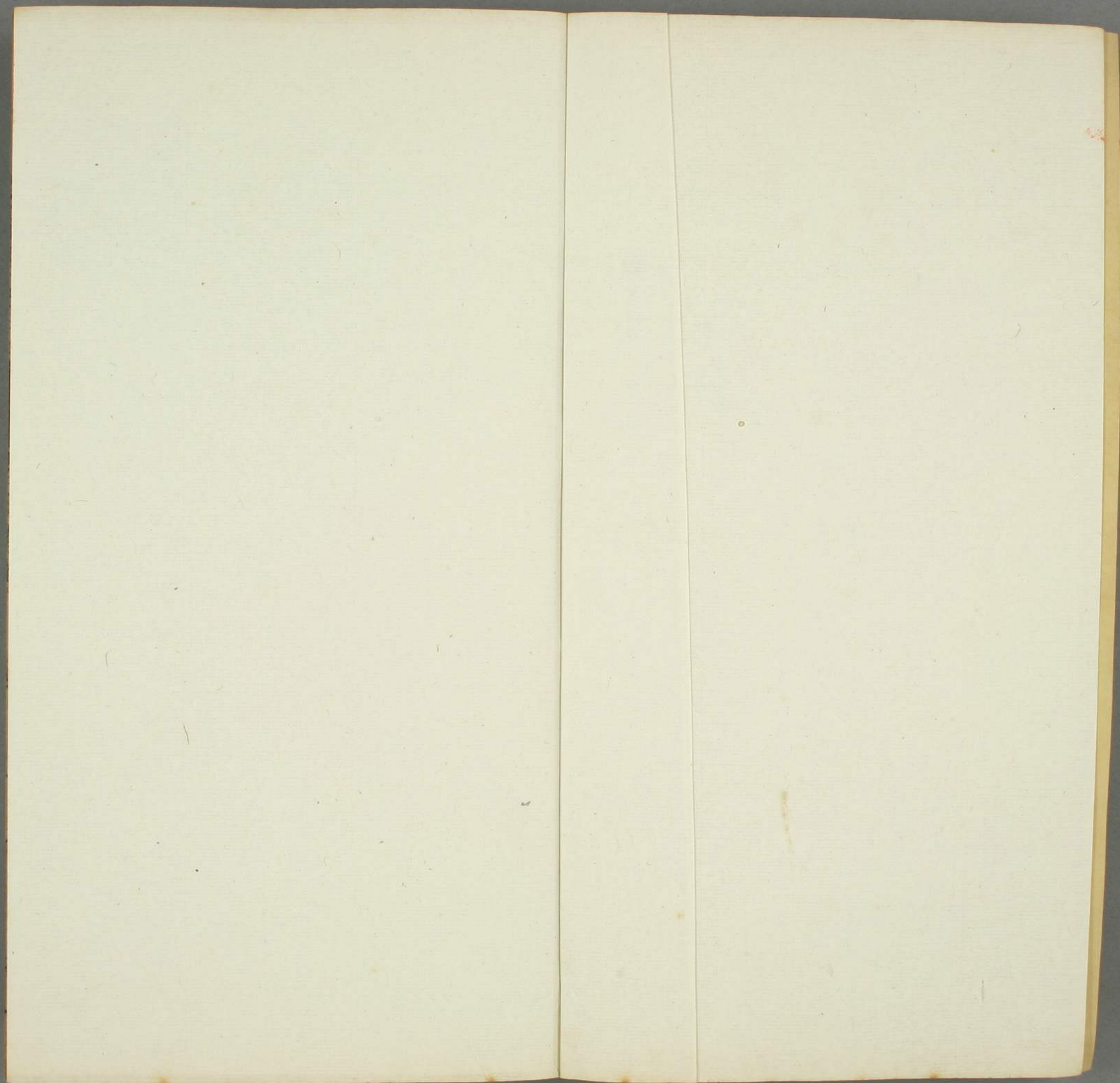




48
7伊4
1046
38

卷百廿之百廿七
王禮





74
1046
38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國恤

東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絲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註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利
289
38

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標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從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存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遵自崇陵至于豐陵宗崇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

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亦上因山之制上之則殞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十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堪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卹略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耶或瑾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

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發群祀勿斷暑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

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群臣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群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群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緝皮黑銀帶群臣及軍**

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鍍帶鞞笏諸王入內服縗衣出則服慘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于萬
歲殿之東楹群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群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
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群臣
詣閣奉慰詔群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
群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
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
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
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東階是日小斂命衛士坐甲
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
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齋詔告哀契丹憂國
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
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群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
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
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群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
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
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
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
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
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
日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

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
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
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
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
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
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
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
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

蓋恐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
不以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
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
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
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
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
今群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
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
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
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
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
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

文獻卷一百七十二
五禮考
五
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進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
上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
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
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
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
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群
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
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
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九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
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

履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喪事相稱具載國史今
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重
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
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
公除以來喪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
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黻御常服素紗展脚
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
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
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
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
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
下惜開寶時弁冔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撫風沐雨之不暇其服

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熟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薜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上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由且不可況變故

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觀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痛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歛藏豈得周備正棺卜此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

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
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
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戎嚴
誓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夫得禮之變卒哭
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躬躬大恩
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鑿與遠征遂至大故計音所至痛貫
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
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
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
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
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

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持
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
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
几筵殿焚香舉哭本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
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
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
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
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
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
來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

殿之時人主衰經群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衰
經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
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
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
衰經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
焚香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請直麻三年難行
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衰等奏乞大祥
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中淡
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僕頭黑鞋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
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
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
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
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
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羸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
人黑衰之義而巾則用緇或羅朕以羅縮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
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
黻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
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為然自是每御
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啓攢
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殯甲戌上親行第七震祭大臣
言震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
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袂衰經三年緣群臣
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
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古執政近臣皆主易月
之說諫官謝錡禮官尤秉心夫才不可而不敢盡言惟初令所刪
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
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奉
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詔至
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
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欄衫麻經而已此
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度惑誤四方已如此
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僕頭於直領布欄下註云上領不盤
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僕頭之說
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閱周武帝所製之常

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領四垂
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
以代古冠亦名僕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紵為之而專謂
之僕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僕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
詳言其制則未如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
紙為胎使之剛強豈亦若今之漆紵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
欄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
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抵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
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懸綴斜帛湊
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遮項而已予謂
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
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

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襪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襪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又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襪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襪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襪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襪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履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履鞮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六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九一司之長若掌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郊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髻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襪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襪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幘頭襪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襪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

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

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

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

則去之蓋古者免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

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為之君兼存而互用猶

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

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袂冕

通天幘頭幘子雖皆御服如直領上領古裙今襪亦四物不當

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一時並加於身見說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

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幘頭折

脚不服線冠非是其去中情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幘頭折

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

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

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

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

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

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

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

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

負版揜衽布襯衫布裙麻屨經麻首經麻帶管履竹杖自天子

至於族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

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

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

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九諸

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

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

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

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入主自無孝愛

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亦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

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士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未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

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暮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而禮經無文但專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

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朞國恤喪禮

發哀

自聽遺詔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皇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襖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

去金
王師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
聽宣遺誥讀貴次歸位並舉哭一十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
躬身奉慰九奉慰曰有皇太后並
先慰皇太后後做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
日朝哺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
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
再拜訖班退自是朝哺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
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露濕
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領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副并部
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
其常日朝殿祇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
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關報到日服
布幘頭直頰欄衫上領下盤腰經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
哀皇太后崩朝哺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皇后崩發哀次日入
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
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
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註云招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
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
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

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九筵側素慳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常慳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帷詣九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各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九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皇太后喪腰經首用桐木杖經直領大袖布欄衫白綃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

直領布欄衫腰布袴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欄衫白綾襯服諸

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綃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綃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

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

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欄衫裙袴腰經竹杖綃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幘頭欄

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政昭宣閣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

班服布頭冠幘頭大袖欄衫裙袴腰經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慢不花釵三日哭而止

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群臣朝脯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廷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幘頭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禫祭釋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幘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白綾襪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幘首經綃襯服為皇太后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

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幘白羅寬袖衫淡黃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幘首經綃襯服六宮內無幘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經綃襯服內外命婦合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衰布蓋頭餘並同內外命婦只帕頭不用蓋頭餘並同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綃襯服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謁所有朝脯臨亦不赴赴公主服成服日布帔頭幘裙衫首經綃襯服親王服

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

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襪衫袴腰經桐木杖綃襯服皇太后兄弟服
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衰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
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太后上僊
韋誼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倣此大行皇太后弟姪同

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僊太常寺言韓埃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
月埃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群臣服大行皇帝崩成
服日並斬衰服謂不緝皇太后崩服齊衰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

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
脚大袖襪衫袴首經腰經竹杖綃襯衫皇太后崩服同但用桐
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

宣政昭宣使知閣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
裾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閣

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襪衫腰經皇太后崩服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

改服布幘頭布襪衫腰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幘頭黻

布公服白鞵錫帶改例幘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鞵布公服禫

服日皇帝釋黻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

魚乘花繡鞵狨座者易以皂鞵去狨座宗室出則常服君則衰服

依服屬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

舊制禫服後群臣純吉服其後易以袡朝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
正月二十五日詔群臣候袡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取旨及
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

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群臣遵日

月之制及紹興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

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

文獻卷一百七十二
王禮考
十六
慰應于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暮與再暮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黠等所請雖未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

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詔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詔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詔亦以十三日而除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吊臨之禮即服衰經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妻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纓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附朝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陞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

重重刊斷治鑿之為縣簪孔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理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禮記卷一百七十二
禮考
二

立重大殮成服日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後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知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改

禁樂

事不同乞自開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權停至祔廟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且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飲至大祥酌飲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服復請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與禮直官

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
 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前導官前導
 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酌茶酒奏請俛伏興
 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
 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
 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
 稍南進各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
 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十三日
 小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
 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
 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
 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

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
 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
 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
 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
 除奠祭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
 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
 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
 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
 言按禮葬而後震震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
 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是

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殮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韉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欄衫布袴腰經布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幘頭鑿色公服黑鞋羣帶青繖阜鞍韉俟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繖韉並從禫制仍去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

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二部侍郎知制誥馬公諱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

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註前期儀鸞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祥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奉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

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閣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作顯仁時北使副至已是柎廟

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經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况啓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經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攷者錄于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上陵

太昊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隋改為罷川

宋坊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葬於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

宋澶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塚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即宋澶州

宋澶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葬在濟陽城劉向曰堯葬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謂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葬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謂

山即宋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

穿墳深七尺上無鴻濛下無水壇高三尺士階三等周方一畝

指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

案隱曰葦棺者以葦為棺謂之條而斂非也禹難俊納豈萬乘之

主而臣子乃以篋條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括地志

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

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

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

陵五戶蠲其它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平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

東東社中宋乾德四年二冢而陵戶祠除死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相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下葬北甕亦如之甕昌

李依社昌鏡反即音穿。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甕為穿社讀甕

為甕謂葬穿墳也。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墳

門外此下葬地在墳所則哭亦與在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續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文獻卷一百三十三 五禮考 二

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君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造坐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預圖其壙所處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坐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坐也。文王當葬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于洛則又為造坐者葬君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尤死弟及則以兄弟為昭穆與昭穆同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所出王以尊也。亦併昭穆後凡死於其者不入北

北戰敗無勇投諸凡有功者居前

昭穆之中央處以爵等為封之度與其樹數

昭穆之中央處以爵等為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曰列侯墳高四文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尊者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紅是自然高者聚土

分尊卑引漢律以况周制。大喪既有曰請度甫窆遂為之尸也。甫始

量度所始窆之窆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疏曰大喪謂王日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也。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家人請於及窆以度為紅隧

家宰量度始窆地之處。及窆以度為紅隧。疏曰大喪謂王棺豐碑之屬喪六記凡封用符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成。疏曰上經已甫窆此經復之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

通德道則上有負土若前經公與母相地而相見也。疏曰無負土

鄭舉美。葬於北方北首。闕曰言葬於國地也。北首者鬼神尚幽

為死耳。葬於北方北首。闕曰言葬於國地也。北首者鬼神尚幽

若猶其生不。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

忍以神符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

日皆亦奉龜。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

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茲宅也。天子卜葬兆。疏曰

天子卜葬兆。疏曰

天子卜葬兆。疏曰

天子卜葬兆。疏曰

天子卜葬兆。疏曰

天子卜葬兆。疏曰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

粉反徐亡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

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

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棺之槨者送

之也。必取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棺之槨者送

則靈祇等其哀。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

傷也。祇等其哀。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

而表以石馬大夫柏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樽柏黃腸為裏

而表以石馬大夫柏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樽柏黃腸為裏

之端長六尺者天子樽柏黃腸為裏。疏曰天子樽柏黃腸為裏

之端長六尺者天子樽柏黃腸為裏。疏曰天子樽柏黃腸為裏

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
如此乃得榑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榑材從下即題湊榑
六尺與榑全不相應又鄭何棺榑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棺榑之間為榑。疏曰君容祝者祝如漆甗
是諸侯棺謂棺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榑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棺
是諸侯棺謂棺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榑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棺
樽間亦容帝故司几筵云樽之器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
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器士所用也君裏榑震筐大夫不裏榑士不
震筐裏榑之物震筐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榑震筐大夫不裏榑士不
震筐裏榑之物震筐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榑震筐大夫不裏榑士不

右井榑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

與明器云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
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若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
上請主人備視之如哭樽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飾
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撫為齋盛概古變反撫拭也為猶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之蹕內人
設祖奠及大造奠時也。為官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
婦於朝者內豎為六官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
為祖奠遣奠也皆為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
人罕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撫及為齋盛也內豎掌內
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內人從世婦而濯撫及為齋盛也內豎掌內
封人等七官大飲除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
奠衣服朔月半奠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
喪新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皆此條所
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為散塗樽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
上畢塗屋。疏曰除散塗棺者天子之殯也散塗龍輅加斧如樽
賓殯時以樽散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右啓

闈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也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
闈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也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

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特鄉師遂治之
○喪祝及朝御匱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朝而後行殷朝而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順死者之孝心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而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以兼之柩車則此喪中可

○祥車曠左

○巾車小喪共匱路

六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故漢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曲禮。已上四條。極行通。圍人。凡

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喪紀之馬。皆後所薦馬。疏曰。謂將葬朝

馬及。入廟。陳之。此馬。謂疑駕乘車。盛馬亦如之。喪馬。遣車之馬

入陳。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皆使人別

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朝。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

行。通用。內。廢。馬。一條。解。脫。之。是。也。極。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

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疏

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極。專。道。行。謂。喪。在。路

不避人也。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案。既。夕。禮

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例。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右朝祖真遣車馬

縫人掌縫棺飾馬。葬。子。若。存。時。若。于。帷。幕。而。加。文。繡。於。大。記。曰。飾。棺

存。時。若。于。帷。幕。而。加。文。繡。於。大。記。曰。飾。棺。存。時。若。于。帷。幕。而。加。文。繡。於。大。記。曰。飾。棺

親。故。加。文。繡。即。所。引。衣。翼。柳。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經。衣。其。不。乃

喪。大。記。曰。飾。棺。是。也。衣。翼。柳。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經。衣。其。不。乃

皆。有。材。縫。入。以。采。繪。衣。經。之。乃。後。張。飾。於。其。上。飾。棺。君。龍。帷。三

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

黼。妻。二。黻。妻。二。畫。妻。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以。華。棺

道。路。及。墳。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

衣。柳。也。七。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馬。黼。荒。緣。邊。為。黼。文

火。織。為。列。於。其。中。耳。為。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竹。為。之

如。小。車。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細。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

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下。掄。掄。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繪。而。垂

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舉。象。車。蓋。綖。縫。合。雜。采。為。之

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舉。象。車。蓋。綖。縫。合。雜。采。為。之

形。如。瓜。分。然。綴。具。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

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妻。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初。長。五。尺。四

行。使。人。持。之。而。從。既。定。樹。於。廣。中。禮。弓。曰。周。人。禡。置。屨。是。也。綖。當

文獻卷一百七十三 王禮考 七

曰素錦綢紅縵白縵素升龍於縵練梳九。疏曰此明魯布四代
喪葬之旗之飾綵註旄竿頭也。夏則既綢紅以練又以練為梳周
御僕持妻者明葬有旌折亦妻之義。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歛衣服。明器之衣服亦括而小者也。疏曰此則

下並獻明。司常大喪建歛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歛車解說之則行

器條通用。此謂在廟時陳建之謂以歛旌建於遺車之上及葬亦如之

此謂入殯亦建之云建之則行歛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

又當各執歛旌是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遺車。車僕大喪歛革車。言與

則遺車不徒我路廣闕革輕皆有焉。疏曰經不云我路革路而

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我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

然王喪遺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巾車大喪飾遺車遂歛之行

之。疏曰遺車謂陳駕之行使人次乘之。以如墓也。遺車一曰驚車。

之。如生存之車但驅細為之耳。註後鄭訓歛為興即言謂陳駕之

者。新歛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歛革車彼歛謂作之此文既言

舉之必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且大遺奠之

後則使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司裘大喪歛裘飾

皮車。皮車遺車之華路故書厥為洪鄭司農云滋裘陳裘也言謂

小耳。疏曰後鄭謂歛與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

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皆是以檀弓云竹不成

陳設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校人大喪飾遺車之馬及

葬埋之。靈自古有之謂為備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

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似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

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用芻靈也。考條。閭人凡喪紀歛馬。詳見

內有家人驚車象之此條通用當互考。閭人凡喪紀歛馬。朝祖

奠。遣車視牢具。車言多。少各如其所。包遺奠之者與遺奠天子太牢包

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六

夫以上。乃有遺車。疏曰遺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遺奠所

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

牢具遺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遺奠而藏之者與

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司兵大喪歛五兵。歛與

者以既文禮遺奠。用少牢以上約之。司兵大喪歛五兵。既夕禮明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器之用器有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斧被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

文選卷一百十三 五禮考 六

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也

引士喪禮下篇為證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也

用器司干大喪歆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已共羽籥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樂師謂笙師陳師也司樂大喪泄歆樂器及

葬藏樂器亦如之疏曰鄭知臨笙師舞師此

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舞師等故彼

眠瞭大喪歆樂器疏曰大喪歆樂器謂明器

不和是沽而小耳○笙師大喪歆樂器及葬奉

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

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

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

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

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

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

○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

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

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

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

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

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

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奠奠其樂器

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典庸器大喪

奠奠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歆作惟羽○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歆作匱謚詩歆也言王之

行謂諷誦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

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

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

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

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

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

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

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

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陳其治功也

右陳明器

按禮弓有鍾磬而無篋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事畧故也注見此文有奠奠明有而不懸以喪

安民以若安工以事小心畏忌曰信知難而退諫憲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

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直剛無欲強無德質淵受諫曰信能受威

強直德曰武與有德者教溫柔賢善曰懿性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安性

心能制義曰度得制事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義聰明叡哲曰獻非修通

曰成安政少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慈惠愛親曰

孝親族安温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秉德不

田曰孝順於德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令民安樂曰康高而執心

克壯曰齊能有不違布德執義曰穆典四輕輔供就曰齊輔有所輕

中情見貌曰穆性心甄心動懼曰頃甄情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敏以敬慎曰頃所敬於昭德有勞曰昭能勞柔德教衆曰靜使安聖

善周聞曰宣通於善聲教宣聞恭已解言曰靖恭已正平治而無肯曰平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執事有制曰平不在威德剛武曰圍圍

患布網治紀曰平施之彌年壽考曰胡年久其由義而濟曰景而用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者耆意大憲曰景耆疆疆毅果敢曰剛義致

志布義行剛曰景行義進補前過曰剛勸善清白守節曰貞清行

貞疆毅執正曰威猛則少寬大憲克就曰貞能幹事不隱無屏曰

敬勤民曰桓敬以大憲行節曰孝其言成關土兼國曰桓兼人故治

民克盡曰使克盡能思辯衆曰元各別之使好和不爭曰安坐行

義說民曰元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始見國都曰元非善之

之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主義行德曰元為主義外內思索曰思求

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追悔前過曰思能改兵革亟作曰壯以

嚴征為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共圍克服曰壯禁國敵入狀古述今曰

嚴征為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共圍克服曰壯禁國敵入狀古述今曰

嚴征為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共圍克服曰壯禁國敵入狀古述今曰

嚴征為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共圍克服曰壯禁國敵入狀古述今曰

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昭功寧民曰商商變事宜死於原野曰

壯非戰何克教秉正曰夷秉政不屢征殺伐曰壯整以嚴安民好靜

曰夷武而不遂曰壯武不執義揚善曰懷善人柔質慈民曰惠與謂

淳加慈人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述義不克曰

丁欲立志義夙夜敬戒曰敬敬身述事不弟曰丁不弟夙興恭事

曰敬敬以有功安民曰烈立功衆方益平曰敬法常德尊業曰

烈業以通德令善典法曰敬非敬何剛克為伐曰翼伐功剛德克

就曰肅成其不敬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執心決斷曰肅言嚴外

內貞復曰白正而後不主其國曰聲主於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

齊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死而志成曰靈志不愛民好治曰戴養

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典禮不倦曰戴過亂治不損曰靈

治治亂短折不成曰傷勿推而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隱拂不成

曰隱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不顯尸國曰隱以王見善

聖長曰隱其美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人能懷恨遂過曰

刺去諫曰悛悛肆行勞祀曰悼言不修德也不思安愛曰刺甚中

年蚤夭曰悼年不孤短折曰哀早未知凶年無穀曰糠不務子

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外內縱亂曰荒官不治不悔前過曰矣而

不好樂怠政曰荒怠於聲樂怙威肆行曰醜肆意在國遭憂曰愆

仍多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在國逢難曰愆好早孤殯位曰

幽殯位即禍亂方作曰愆動祭亂帝曰幽易神使民悲傷曰愆政妨

害名實受諫曰惠受諫以貞心變曰存各實正而名實不爽曰質

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施勤無私曰

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輝傳聞多能曰慮雖多能不嗇於

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感自足者危身奉上曰忠辭險思慮不爽

禮記

卷之

十一

曰原不差不得克威捷行曰魏繁行好內違禮曰煬不率禮克威

順禮曰魏雖威不好內息政曰煬外則荒政息政外交曰攜明而

交傳也去禮遠正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曰

直彰義拚過曰堅治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有克曰

節廉儉不傷逆天霍民曰煬所尊大好更故舊曰易變故名與實

爽曰終愛民作刑曰克齊道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除殘去

霍曰湯亂而不損為靈神靈之曲也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

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正為莊

無過為信施而不私為宣雲行雨施知惠無內德為獻無內德謂

由義而濟為景無志無補則以其明餘皆象也象其事也○謚法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誅累也累列生時行亦讀之以作謚

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唯天子稱天以誅之其

欲此揚在上之美有非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其

無尊焉春秋公羊論以為讀誅制誹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者為人臣子

誅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者為人臣子

莫不欲棄大其君掩惡揚善○死謚周道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

別蓋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右謚誄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置奠也奉○司尊彝

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府唯謂祖奠厥明將向○疏曰大喪時

奠有之朝夕奠至朝乃徹也者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連日則朝奠至

奠彝尊朝夕奠存○鬱人大喪及葬其其祿器遂狸之遺奠之

名之意也○春官鬱人大喪及葬其其祿器遂狸之遺奠之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

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於此○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

明將葬之階設大遣奠有比祿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

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經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按曾子問

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王命行反遂經之於祖廟兩階之間

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經之於階間也自此已前不忍異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尸以神事之謂之祭具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於生設奠食祭生而無尸自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簡遺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遺真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
前脛折取臂膂後脛折取脛苞肉各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夏。○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藝器以從遣車○疏曰從遣車之
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藝小器有振飾頽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
然王府云凡藝器鄭註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頽沐之器者彼擾
生時故與床第等連文此註藝器為振飾頽沐之器者案行牲為
尸而有盤匱是送葬之輩中中為振飾盤匱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
中有槃匱是送葬之輩中中為振飾盤匱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
時有藝器也。○君華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疏曰御棺用羽葆
○輜當為載以輕車之輕輜車極車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殯
將定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植楹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
○疏曰四綽二碑者綽有兩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
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臣人執羽葆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
未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
時未論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
明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輜故家師註云蓋車極路也行至殯乃
說更載以龍輜是天子殯用龍輜至殯去蓋車載以龍輜云碑桓
為碑謂之豐碑諱侯則樹兩太木為碑謂之桓楹也○士喪有與
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疏曰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嚶啓關陳車○疏曰巾車大喪及墓嚶啓關陳車
車是二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
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明器之車可知天子無二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車於後別有二車准陳車道
中薰車三乘北王禮亦有此三面立車於後別有二車准陳車道
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二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恆幣先朝祖條樂師陳樂
器此條通。○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繫四隅毆方良○疏曰
音兩又如字。○廣穿地中也方良周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裹
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周兩。○疏曰必破方良為兩
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黃
石焉者欲見有周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黃
而表以石言棹拍則亦表以石故有周兩也。○國語者案國語水
而表以石言棹拍則亦表以石故有周兩也。○國語者案國語水
之怪龍周象土之怪夔周。○喪祝及壙說載除飾○疏曰
兩則知方良當為周兩也。○喪祝及壙說載除飾○疏曰
棺飾也。○四器之屬今可舉移安鋪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
葬禱置也。○器所甲反亦作筭。○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
除去惟荒下棺於坎荒二巽大荒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器之屬
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巽大荒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器之屬
之葬禱置也。○器所甲反亦作筭。○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
妻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棺傍故云置也。○小喪亦如之

疏曰案卿師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泣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

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謂位封所居前後也

上入藏下棺訖即正墓位謂位封所居前後也

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為塋限

者謂禁者以塋域為司常建廠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

待此樂器向贊及入贊之時序哭之也春官大司樂泣藏樂

器詳見陳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典瑞大喪共贈玉

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

入次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王

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

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

不用帛故言之也春官大宰大喪贊贈玉

先王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家蓋不

此疏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葬有日請度南窆遂為之尸

莫於墓左反日中之氣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

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奠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

墓為位則奠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家高大蓋不一

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家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

家人為尸以祭家人凡祭墓為尸

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上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

也先鄭云為尸家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

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

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地通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宋

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

有翰槍蜃市忍反翰尸旦反一音韓燒蛤為炭以壅瘡多

王禮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塗鄭玄云阿棟也四

文獻卷一百七十三

王禮考

十一

于几東帝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其王取膏祭祭如初此所以承
 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載其墮是與。刊音付去恙
 呂反祧他雖反墮叶恚反。苞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紀喪事之祭謂
 劉相恚反與音餘。地官。苞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紀喪事之祭謂
 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喪
 蓋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
 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者舉。圉人獸人共獸腊
 前後虞則卒哭在其中。共喪蓋可知。天官。圉人獸人共獸腊
 人共乾肉。獸人共魚鼈醢。人共豆實。條。見陳小斂。籩人共籩
 月奠條。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也。

右虞祭

祭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
 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祔孝子以
 心也。主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今後可
 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十。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
 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
 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武帝諸侯之類也。崔靈恩云古
 者帝王生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武帝諸侯之類也。崔靈恩云古
 入廟稱帝。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武帝諸侯之類也。崔靈恩云古
 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

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
 明曰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食卒哭。哭主暫時。祔廟畢更
 還。殯宮至。小祥。祔。栗。主入廟。乃理。祭。主於祖廟門左。理重處。故鄭
 云。虞而作主。至祔。祔。栗。主入廟。乃理。祭。主於祖廟門左。理重處。故鄭
 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
 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
 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
 鄭。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以。虞。也。有。主。而。左。傳。云
 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
 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
 實。近。故。公。羊。上。條。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
 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
 十六日也。諸侯二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
 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
 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尸筵。鄭以
 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
 公羊傳曰。主者。易。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
 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作

主非禮也。元年四月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

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宗廟 卒嘗禘於廟冬祭曰 畢乃同於吉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與禘不相遠其在 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喪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勉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服服諒闇以居心

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

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

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

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衰

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

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

經悖禮淪歎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過

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

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

者不合丞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

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者曷用虞主乃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僖安神也用桑

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 練主用栗謂明年練祭也埋虞於

五士二其奠處猶吉祭 栗謂明年練祭也埋虞於

松殷人以柏猶也親而不遠主也 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

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

為禘恰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擗未暇別也

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常所當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

不特也其不特柰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

三十一六月十九日作練主又不能卒竟。立主喪主於震其主。
 改以二十五日也。日者重失禮鬼神。已十五日。作主壞廟有。
 吉主於練其主。作僖公主譏其後也。禮曰：案莊公之喪，已。
 時日於練馬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禮曰：案莊公之喪，已。
 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已。
 二十二月之喪，至二十五日，而禘祭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
 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日，而禘祭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
 莊公喪制未定，至二十五日，而禘祭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
 主故為言也。然作主在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非謂作主壞。
 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擔。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
 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藥信引。
 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藥信引。
 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藥信引。
 詰則納於西壁，瑠瑠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
 何休徐邈並與瑠瑠同云：天子尺六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
 央，達四方，是與瑠瑠異也。白兔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
 中或如衛說，去地也。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
 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銅，鑄塞。。正義曰：而。
 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滅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
 滅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
 海機相灌輸。正義曰：音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魚以鮑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鮑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肢，形如鱧。
 可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
 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
 滅，不滅者久之。正義曰：音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

宜皆令從死死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

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

山枯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

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

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涸水泉

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

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

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

故太上皇帝因在灤陽十年太上皇帝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灤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

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訾三百萬以上與田宅

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

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棺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

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

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

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

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下九言黃金真金也不言

黃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

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武帝

時人有盜孝文園壑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九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以號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墳竇壑事也師古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城樽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夏募民徙陽陵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四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掘里縣之茂鄉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宮災亳社災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里十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

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更始之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高里葬地故曰下里

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自至葬凡二十八日葬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速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辱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末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閔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閔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為關內侯食邑千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檄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

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
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
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
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
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
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特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
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側側近水也李

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
紵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以漆著

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斲豈可動
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

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

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堯葬濟

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

之二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

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禹葬會稽之山既

云舜葬蒼梧不窆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子

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

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文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

安西北四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橐里子葬於武庫
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橐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

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

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墳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也)為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

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秦山其

其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

已臣贊曰謂人丘可隱肘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隱音於斬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

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

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石樽仲尼曰不如速朽樽(李奇曰非桓樽為石樽齊桓故微以此言)秦相呂不韋

集知略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

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

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殯中為

古曰多累石作椁於墳中以為離宮游館也)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

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

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棺椁之麗宮館之盛

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

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

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

牧兕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藏祔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

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師古曰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

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立隴彌高宮室愈麗

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

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極君子收寧也子孫衆多及魯嚴公師

曰即莊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師古曰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

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

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

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也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

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其憐焉師古曰憐謂不子言

一曰憐古閔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

安用大師古曰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

下亦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

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

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立隴師古曰說愚夫之目隆

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

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

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

王禮考

卿大臣之議應劭曰無音現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無音義皆同其字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守官人無子乃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九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

安六十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

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

聖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廣中象正殿更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

今自出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

皆以輦車皆去輔轡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楫憤太僕四輪駟為賓

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

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

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

地一項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

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

設四通美門客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勝車石外方立先閉劍

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

為健好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

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漆

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故六馬然後錯薄雜物打漆繒緇金

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候官貴

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

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相及墓

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廣穿也中也方良用酒也天斂之制

子之持柏黃腸為表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

長三刃十有二游曳地晝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井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上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

河南尹光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縗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侯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裹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帷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以前大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

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校上有兩行科斗書之

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

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

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曰明器以備物而不可用也

容三升醴一醢一胥鄭玄註曰醴一醢一胥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

無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輜

中亦短衛彫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鏃

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特鏃矢金鏃九為矢鄭玄曰鏃九為矢

五分奇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鏃也鄭玄曰鏃九為矢

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簣罇四無簣爾雅曰大鐘謂之罇郭璞註罇

十六無簣禮記曰有鐘簣而無簣壘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

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和干戈各一箠一

甲一胃一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

為人馬謂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

一升瓦紫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

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

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

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中廣袤各三寸緹裏

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

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

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從就

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昱曰三公入安梓宮還至

也羨道半途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

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

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道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

於便殿大祝進醴獻九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

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一寸不

書謚虞禮畢附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空中牖下

禮中堂外內張絲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拍長三尺四放纏以皓

皮四方置墻中主君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墻中

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瑠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

上坐為五時衣冠發几杖竹籠為偏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

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

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祥棺素木長丈三尺崇黃四尺先

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

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服留

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

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

導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

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考五時

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直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

以壽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

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

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

王禮考

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宰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朝日上飯太官選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長久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

陵廣袤無慮所用說文曰南也謂諸園陵都凡制度也帝曰古者帝

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

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

美哉謂亦不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項無為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

殿鍾虜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

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

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

姓親家婦文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

漏上水馮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

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階拜神坐退

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

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闕君臣受賜食畢群國

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

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神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拓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飲也故為之飲不可飲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局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局若勿歛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祭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簋簠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備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卸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採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淒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無長三丈五步出外為小厨財尺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行水脯糈而已杆飲器方言盥也糈乾飯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壟且不欲其著明况禁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

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

文獻卷百二十四
三月辛未崩次年
三月甲申葬

陽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
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
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
元年八月辛亥
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
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
延光四年三月丁卯辛棄崩于
喪輿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
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
十七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
康元年

八月庚午崩
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
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
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
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坐內依康陵制度
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三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
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
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
月甲申崩七月乙卯
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

陽三十里

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疢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祭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魄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維陽西北去維

陽二十里 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西南去維陽三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王禮考

共

天不甲自健... 因尚未也... 天不甲自健... 因尚未也... 天不甲自健... 因尚未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山陵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黃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柩音扶歷反天子

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村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屨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

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

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

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擲

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
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
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擗玉
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
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
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
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
臣孝子宜思仲尼立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其
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
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
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柘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

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壅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知也一澗
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而
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
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省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
防患至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葬且殺匠徒以滅口然
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未着識達則曹為優
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黃初三年詔曰先帝躬
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
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
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

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為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隊之哀况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

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

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苟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

藝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祭豈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之日便已周年

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

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經

行 詳見國

陽陵景帝一謁峻平陵文帝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過
客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
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
丈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中車旆
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
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禮葬有祥
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愚按禮葬有祥

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
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
建太常畫日月星辰社云九仞梳委地杜元愷喪遣車易以輦牀
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
經典所制違禮設術拔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
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術拔所以全哀此亦以
感報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
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紹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巳酉崩
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崩十二月己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徒跣至于陵所求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次年二月葬繫太寧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也
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王導少元帝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際繫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塋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即詔又停之

成帝崩葬興平陵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康帝徒行送喪至閭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崩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文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

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

穆帝崩葬永平陵五月丁巳崩 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三月壬申葬 七月丙辰崩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丁巳未葬 十月丁卯葬

孝武帝崩葬平陵九月甲申葬 十月甲申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秦將姚光以洛陽降兼司空高密王

恢之備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崩 正月庚申葬

恭帝崩葬冲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墳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踈布輔四面有障置墳四角以

載遺奠牢肉斬取骨脰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 七月己酉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以塋域之

外別為一壙一遵祔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

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今故

稱后遺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二月甲子崩 三月癸巳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五月庚申崩 七月丙午葬

明帝崩葬臨汝縣莫府山高寧陵正月己亥崩 七月戊寅葬

齊高祖崩梓宮於東府前階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

哭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 四月壬午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 七月戊寅崩 八月丙寅葬

明帝崩葬興安陵

梁武帝崩葬備陵 五月丙辰崩 二月乙卯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 十月壬寅崩 次年庚景平以四月乙丑日葬

陳末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迭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其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珂議宜服吉劉節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縗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鹵薄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縗經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杖經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薄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首縗爰至士禮悉同此置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柩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薄直是爰自胥吏上至三公四海之

內必備綴經按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紵青與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

六月丙午崩八月丙申葬

文帝崩葬永寧陵

四月癸酉崩六月丙寅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

正月甲寅崩二月癸巳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

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永興二年七月甲寅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

十一月己巳崩十二月庚子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五月崩八月葬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

五月崩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五月崩八月葬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甚聞王公復二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于永固陵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為同軌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持也謂所待之斯也事喪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廣喪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為短

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為三年之喪而其臣杜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答詔曰侍奉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服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

四月丙午崩 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朮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

方山即朮固陵

宣武帝崩葬景陵

正月丁巳崩 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

二月癸丑崩 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臣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

發石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

十月甲午崩次 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

十二月辛未崩次 年二月甲申葬

周文帝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靜陵

明帝崩葬昭陵

四月辛丑崩 五月辛未葬

武帝崩葬孝陵

六月丁酉崩 七月己未葬

宣帝崩葬定陵

五月己酉崩 七月丙申葬

隋文帝崩葬太陵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

內七月丁未崩
十月乙卯葬

煬帝初葬吳公墓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五月六日崩
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
限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
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
言之高墳厚壙珍物必備此通為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
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是之耳今為立
壙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之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
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
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

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
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
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
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壙又以長陵為
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
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
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
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入眾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
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
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
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
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

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故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冬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於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欷歔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嶷山孤聳迥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嶷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安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陪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則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魏王元鳳鄴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祭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上念后不巳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謂之毀觀

太宗崩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峻層峯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為玄宮山旁巖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游殿

五月巳巳崩八月庚寅葬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山留棧道唯舊山陵使闢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嶽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服

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

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

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

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

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

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玄懿

衛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

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

主駙馬豆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彦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

務晉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

情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彦博宋

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

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

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洵國子祭酒孔穎

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

虞世南工部尚書闕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

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卿姜遠秘書監岑景

倩宗正卿李之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

曜衛尉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卿竇

庭蘭金州刺史盧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

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觀幽州都督長孫敞

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珍常州公李倩千金

公李俊中山王李裕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

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揚仁恭原州都督史幼
度陝王府司馬史為謙芳國公丘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
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
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
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毗摩大將軍蘇泥熟
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
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
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駢大將軍懷德公
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太余大將軍卞沒利
大將軍姜碓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
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悉
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
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鄭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
軍蘇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會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
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思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
志玄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
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殷存爽天冊府記室
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
無忌自於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訐歸葬
未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秋伏臘清
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宮入
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又乃薦太牢之饌加珍羞拜哭奠饌闋
服御而辭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王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

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各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蕃禮尚書左僕射巨盧欽望左僕射楊再思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君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冢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君遂為故事夫起君者參候動上事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

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巡陵手敕曰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它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為親踈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

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傳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脯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鋼際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嘗乾陵因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備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久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六月二日崩十一日葬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五月十二日崩十五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遷葬以為薄於其親然愚嘗攷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

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為壽藏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橋陵陪葬名氏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郎國公主彭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又以寒食薦餽粥鷄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行至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闕籬之闕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陞之東南西向尊姑陳于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宮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

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伏位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陞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枚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酌酒入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冊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柏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為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嬪以下就

位皇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選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皇帝過乃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所司撰日車府令具輅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列俟于太常寺門設次陵南北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雜器以備汛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北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導報官 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

之它陵有艾洽則命之自開元十七年以後無親謁陵故事

玄宗崩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四月五日崩次年三月辛酉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次年三月庚午葬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子儀

陪葬建陵敬於墳所種楸樹如過年月通便陵寢備營宜令所司許其種楸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皇帝恭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文皇帝順陵

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

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

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

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

循尚為常典况今宗廟之上 代已遠尊卑降殺朝拜須停樹

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巳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

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

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脩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大焚毀故詔百

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蕪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脩舊宮

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為定於是遣左諫議大夫平章

事崔損完脩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

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脩葺

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牀蓐一事已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正月崩十月葬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七月葬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五月葬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

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正月崩十一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崩七月葬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晉

文宗崩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八月葬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三月崩八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八月崩二月葬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七月崩次年二月葬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三月崩十月葬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劫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發多未掩脩

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脩製仍四時各

依例薦饗遂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以備灑掃其壽

陵等一十陵亦一例脩掩量差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途京

兆少尹完脩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略王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魯陵在洛京都城縣正月二十七日崩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陽翟縣十一月二十一日崩八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崩五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備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鄭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皇第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充改卜使兼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壇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有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挽歌二

首吉伏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輔鷲葦熏魂車香輿銘旌
哀謚冊寶車方相買道車白幟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
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燼明器輿漆梓宮夷衾儀樽素髮包牲倉
瓶五穀與瓷甒瓦甒惡事詔曰特與少府同製凶器又言進玄宮
有織帳覆梓宮藉以椶欄褥織盆織山以燃漆燈宣祖衮冕昭憲
花釵暈衣贈玉十二神當擴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
並望備製從之有司言案儀禮改葬總注云服總者臣為君也子
為父也妻為夫也服總者親尸柩不可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後魏
孝明帝改葬文昭皇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皇太子群臣並服總
麻既葬而除漢戴德云改葬無祖真蓋祖真設於柩車之前以謂
為行始謂之祖爾至改葬在墓已久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總麻
皇親及文武臣護送靈駕者皆服總麻既葬而除不設祖真陵所

行一虞之祭宣祖謚冊謚寶在廟室中合遷置陵內其玄宮內贈
玉鎮圭劔佩旒冕玉寶並以珉玉藥玉製綬以青錦詔諸親群臣
先為孝明皇后制服用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圭劔佩玉寶等皆用
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內珪珉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樞
密直學士薛居正為鹵簿使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皇后孝惠
皇后梓宮於恆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
出城奉迎并辭皆哭四月乙卯掩玄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禁京

城音樂

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鞏縣安陵薦寒衣遂為定式自是寒其食亦性
後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先齋三
日牲用少牢一獻國初安陵以服本品祭服唐禮具本品鹵
奉御書祝版逐陵復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升

奉幣次卿詣褥位解劔脫履升奉幣跪奠訖再拜降復位次詣壘
洗訖升詣神坐前執爵奠酒俛伏興俟太祝讀文訖再拜降階佩
劔納履復位禮生贊拜在位皆再拜詣焚版幣位東向俟焚火半
退次詣諸陵奉行皆如儀後以卿闕分遣宗正寺太常禮官常參
行故事

十月皇后王氏崩有司言孝明孝惠皇后謚冊按禮皇后謚成於
廟將來定謚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扈蒙奏謚曰白虎通
后夫人於何所謚以為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
入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唐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緣是憲宗
之母禮官遂引賤不誄貴勿不誄長之文又云古者皇后之謚則
讀之於廟言受成於祖宗也今詳后夫人者有太后有皇后若其
尊卑不同不異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失厥中欲請凡母后之謚

則定於廟而讀之受成於祖宗乃勿不誄長之意也皇后之謚取
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令請孝明皇后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
後行冊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鞏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泣

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國朝謁陵
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為山陵按行使齊王
延美為山陵使兼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為
之次年三月奉冊寶告于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啓攢宮上與群
臣皆服如初喪朝哺臨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啓奠祖奠出詣
明德門外行遺奠之禮讀哀冊又詣大升輿前哭盡哀再拜奉辭

釋縷遠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輜輶

車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

鞏縣附宣祖永安陵巳未神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

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巳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

音樂十月崩次年四月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為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

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

山塗近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

尺陵墓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只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

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硯琴碁之

屬列於仗內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

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縶服還宮乙酉

葬永熙陵中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鞞袍步出殿門迎拜

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階下群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

月祔廟上服鞞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閣門出乾元門外奉辭餘如

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月葬

元德皇后李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平

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

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

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康煥宗二后王氏生

恭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鵠臺在永熙陵封地

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眾官以諸家葬

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權

文獻卷百二十六 禮部 禮

擯於土地其脩地至丙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宗廟之儀享祀為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為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况事繫園陵理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襄書之簡編亦無譏議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墳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王后之殯居棺以龍輜攢木題湊蒙椁上四注如屋以覆蓋盡塗之如今埋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葬名所異粗合經典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增備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勅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脩治隣近州府長吏不得擅

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為名科配起君表章所既置以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備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飾州縣解舍處之百司非有司事祇應不令苞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準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貞觀中

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逐陵寢並周設黃麾仗

又古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也方則燔之冊則藏於其室

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本出陵令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冊四副祝畢焚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令預先人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

正月內車駕朝拜 明德贊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陵望止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及辭 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請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冊畢復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備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悉依所請

十一月詔王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

祝版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頰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繖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冊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用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西南設幄奠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編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

安王周王諸墳夜後暫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之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冢

大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時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八尺宰相等請以前後野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啓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年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太后大驚乃誅允恭謂貶崖州司戶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求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求安乃求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

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罷求定薦納之非禮者

四年減桓子戶安陵求昌求熙各留四戶求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備奉山陵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

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

之遂為定制十月甲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柎初乘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煩

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采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諸陵儀制治平四年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

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價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永昭求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閣門使以上道陵下

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宣祖至真宗章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其餘九陵則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

常宗正卿闕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

文獻卷百二十一 五禮考 八
以次官獨 永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
檢察陵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祭則遣陞朝官其 永寧陵準
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豐二年
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
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北
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護官循習以為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
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治其選強毅官劾治以聞初 永
熙陵之良異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為隄於 永
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珍寶玉石為毀瘞之詔
朝陵官非掌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
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陵臺令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
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

奉之物以時展閱暴京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自秦漢即陵為
寢有事生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牛俎豆以祭服行禮而朝獻景靈
宮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
服六陵下宮及會聖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皆從之復
詔朝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造郡防禦使永安
陵下宮之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天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 永
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
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恠薦獻安陵以合祔及
昌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 帝后異宮酌獻
上食皆不預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官定薦
獻供奉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

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脩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

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國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為它日遷奉之便六月殯于越州會稽縣上亭鄉上許里蓋曰昭慈獻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鈔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泰寧寺虞主還温州於温州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頃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觀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本院界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禮於行在法惠寺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奉迎祥宮使六月宰臣張俊等詣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戶部尚書章誼等言祥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而後附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祥宮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各宰臣奏摺等請上陵名曰求固詔恭依

是年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大宗丞士褒兵部侍郎張燾祗謁陵寢

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擁迎遂入柏城披荆履棘隨宜
葺之而去及還奏宮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
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
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為之黯然
時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
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為上
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
永安求昭求厚求裕求泰陵園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求昌求熙陵
神臺壘列損積楮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脩飾
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成裂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等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祥宮至宜權設

龍德宮以備安奉迎見祥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
從之詔侍從臺諫禮官脩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書莫將等請依
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權攢故事脩奉攢宮詔恭依八月車駕詣臨
平鎮迎奉二梓宮九月發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
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安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
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總服百官皆知之
既至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侍漏院為之行在宮南門外之
東

帝后異數先是選人楊焯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
未辨左宣義即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觀
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重梓宮

入境即承之以擲有司預至袞冕輦衣以往至則納櫛中不改
欽

又曰徽宗擇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
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
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
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
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
葬請用明德皇后故權攢許之議狀遠列 明德而近捨 昭
慈似有所避也其後 高宗遺詔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
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
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
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中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植子
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
參知政事余芻恭持節道擇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
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復上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
韓侂胄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
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
寺設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
令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遂宮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 淵聖皇帝 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
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 欽宗 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遷奉且并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禁地內有遷士庶墳冢墓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攢置告諭先佑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至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為禁地而士庶丘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侍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

宮不必挑去是故上貽 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 睿

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冢原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迭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誕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樛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壘壘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頻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詔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

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使就彼祈清卿以為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為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丘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啓海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荅云臣但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筆洛以為言授曩時無用之文漬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神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奎明年遣趙惟質虜主生辰復祈國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虜人徙葬欲定於鞏原而荆襄謀報乃謂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臣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導遺誥務從檢約凡備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繫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園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翦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

文獻卷百二十六
王禮考
宮之西脩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 昭慈聖獻皇后上

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脩奉也及卜祔陵遂

就其側併舉 顯肅 憲節二后祔焉 顯仁高宗繼從其

兆則迫隘已甚矣 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

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 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

是自 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

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未制實君淺工蔽以

上宮初期尅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且

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

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天下有

泉石次例神穴按行使趙德老以為土肉深薄不可用于直

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

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

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選言當

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文君喪次內外不便

省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

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

月之期秦劉德備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臺史

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

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

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

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

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

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為亦盛
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驕馬津
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梅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
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
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
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
論主勢之疆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
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
先以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
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
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宋阜續陵于
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

宗陵亦因之若

成穆

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

慈懿

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按行副使韓觀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
皇帝神穴繫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闕地段委是國音王氣
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既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大后崩於永阜陵正北附殯

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觀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
可附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下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它
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遷附惟元德章懿二后
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進
冊改殯所為攢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體不同所以更不

遷附功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
隆殺今來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上件典故從之成後宗
正祀未登位葬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為后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魏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
省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謚即官以上書謚考功擬謚詔
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投進
入內次日奉皇帝命上謚冊寶于靈座前攝太傅以南郊請謚儀
註其日文武百僚並赴南郊幕次各服其服行事官服祭服陪位
向次設禮科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入詣午階下之
南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陪位班之前釋位北向位

儀註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實太尉讀冊寶官下東向... 儀註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實太尉讀冊寶官下東向... 儀註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實太尉讀冊寶官下東向...

後殿門外寶入門於殿西階下東向... 後殿門外寶入門於殿西階下東向... 後殿門外寶入門於殿西階下東向...

謚冊謚寶

王豐考

二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謚進謚議入內訖次日候內降出謚冊謚寶

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攝太傅繫冊寶官又詔宰執一員奉冊寶攝

一員讀冊文攝中書令一員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舉玉官

以即中等官為之皇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謚寶則以

餘並煇此皇后謚寶會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金上謚冊寶

於靈座前儀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

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祇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

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降謚冊寶將出

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冊寶於殿門上帷次權置

定次禮立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

免拜權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帷次權

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齊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

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

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

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

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

冊太傅既率百官請謚進謚議入內訖次日候內降出謚冊謚寶

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攝太傅繫冊寶官又詔宰執一員奉冊寶攝

一員讀冊文攝中書令一員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舉玉官

以即中等官為之皇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謚寶則以

餘並煇此皇后謚寶會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金上謚冊寶

於靈座前儀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

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祇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

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降謚冊寶將出

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冊寶於殿門上帷次權置

定次禮立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

免拜權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帷次權

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齊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

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

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

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

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

謚冊官搢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匣之後搢笏興少退稍西褥
位東向立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中書令升殿詣冊案之
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中書令搢笏跪讀冊訖執笏
興降復位舉冊官奠冊舉冊匣興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
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于案上舉冊官執笏興降復位初讀
冊官讀冊將畢次引奉冊寶官詣寶案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盞
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
搢笏奉寶盞次引太傅降階於寶盞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
盞授太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太
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盞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
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
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

降復位立舉寶官奠寶舉寶盞興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
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盞跪于案上舉寶執笏興降復位立次引太
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如值雨
廊上趨那立班次移班稍東進各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
退謚冊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權行收掌至發引日降出
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冊寶合用搢擊謚冊寶輦官二十四人人員
節級二人執擊治冊寶法物天武官二十二人人員一人儀衛皇
城司親事二十人人員一人今御輦院殿前司皇城司衛仗司依
儀衛司排列
搢擊依此追謚寶冊於攢宮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 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先差執政
一員為之行
啓攢禮畢奏還 梓宮還殿安奉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不

曾製孝服者 就位立班 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帳即御座簾降引
常服黑帶 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恆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 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
皆再拜舉哭前導 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 皇帝三上香
跪內侍進茶酒奏請 皇帝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
文訖奏請哭再拜 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 皇帝
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 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自是百僚並服初喪
服朝一臨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 靈駕畢易常服黑帶自啓後
未附廟前臨安府內
外禁樂諸路准此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昇輿并龍轎一副先下文思總護使一員

執政為之橋道頓遞使一員侍從為之主管梓宮前并回程應干事務一員
內侍為之並先差。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傅持節導梓
宮題冊寶監鑠元宮太常少卿執翼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宮官
升大昇輿及引梓宮即元宮又攝司空復土九鋪監察御史監鑠
元宮少府監進龍轎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轎兼鑠元宮宗正卿充
九虞及掩元宮饗官差題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司依例差彈
壓將官十員甲軍十百人用鹵簿儀仗依例權以儀衛服青紫褐
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沿路引導宿頓排
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繫總護使同橋道頓遞使前二日都大
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貢院按閱一警場合用金鉦一十二人
色教頭共五人武嚴教頭三人管轄人員二人部押使臣一人
鼓吹合用鼓吹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共一十人歌色一十六

人簞葉色三十六人笛色三十六人簫八人大鼓一十六人節鼓
 一人金鈺四人擗擊人兵共一十人一挽歌合用押教一人執色
 四十八人挽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一十首文臣職事官各二
 首導引歌詞學士院撰前一日先於太常寺教習其排設鼓吹警
 場及擗擊節級軍兵借差殿前步軍司人并太常寺所差人吏職
 級樂正繫紹興二十九年例借請本身請給一月候四日依條
 除是日行啓奠祖奠遣奠禮攝太傅後從 皇帝行禮又差攝侍
 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牙牀三張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
 事官外餘文武百官並免立班於城外奉辭 靈駕其哀謚冊寶
 於梓宮前禁衛內排列沿路排祭依例壓祭綃內宰相使相各五
 十疋侍從臺諫各三十疋管軍知省知閣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
 各二十疋六曹郎官寺監卿少等各一十疋淳熙十四年例其經過州縣
 合行排祭不繫經過州縣並免至攢宮前一日差官奏告
 紹熙五年閏十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渡江依
 舊例 梓宮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兩日渡江庶得整肅

不致謫謹從之十日御史臺又言勘會 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
 奉辭合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
 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錢繳納
 左藏庫從之大行皇后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
 諸班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攝齋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
 淳熙十五年例令戶部日下特與陪支

啓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率執總護使皇親侍中前導官及應
 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 靈駕奉辭合行事
 陪位官就位立班 皇帝服縗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各服縗降太
 史局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奠之禮簾
 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舉哭 呈

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侍官奉槃匱悅巾酒爵以進
奏請去杖盥手悅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 皇帝詣 靈座前大
傳後從凡升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西向跪進
幣次進爵酒奏請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與奏請執杖
少立哭止讀文訖奏請哭再拜 皇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
前導官導 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 靈駕少駐俟權置定
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后即服縗服先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
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
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
太常卿當幃前跪奏請 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

帝出幃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

前導

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

太傅宰執前導官總護使司官屬權退詣几筵殿門外俟前

導後從

次引皇親南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

殿詣 皇帝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

立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

如行啓奠之禮必所監帥其屬進龍輔於殿下 輦官

等升梓梓宮太傅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節髮者分

左右障梓宮初梓宮降殿 靈駕前奏請 梓宮升龍輔將作監

捧梓宮登龍輔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奏請 靈駕權駐升大鼎

與 皇帝歸幃簾降陪位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幃前如有皇太后

即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奉辭還宮

遣奠

俟少傅率梓宮官

繫侍作監奉

梓宮升大鼎舉訖有司設衰册牙牀

牲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酒官
祭酒尊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慳前跪奏請
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慳詣大昇舉之前禱
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悅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
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
哀冊官跪讀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 皇帝權歸慳次禮直官
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物等前引 靈駕
前導官導 皇帝出慳舉哭執綵繩俟大昇舉進發內侍官割繩
前導官導 皇帝歸慳哭止簾降前導官導 皇帝釋縗服服折
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還內管及應奉官就大昇舉前奉辭易常
服黑帶從 駕總護使頗遞使都大主管官於 皇帝隆以朝辭
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官城外奉辭 靈駕訖進名奉慰

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皇后故事行遣奠禮讀哀冊
奉辭訖 皇帝吉服還內服服並披之繁大行 太皇太后發引
故事

大行皇后啓攢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鞋屨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致不拜陪位
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啓攢行禮時一臨而止自餘發
引前夜祭告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陪位官以親王總護
使南班宗室本宅親
屬及會葬從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辭訖易常
服退所有縗服候禮畢毀棄自啓攢日至發引
前後殿不視事其發引啓奠祖奠
並繫總護 使行禮 俟祥宮發引升龍輦至和寧門降龍輦升大昇舉 皇
帝親行遣奠之禮讀哀冊皇帝
致不拜及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帶奉辭
於城外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筆執進呈 大行皇后發引

訖免臣僚路祭 上曰此乃文具不須得止奉辭足矣十二月二日詔 大行皇后梓宮將來發引可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宮發引攝侍中奉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太傅持節導梓宮監掩攢宮差總護使吳環攝太傅帥奉梓宮官奉升大昇輦又引梓宮并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繫恭淑皇后故事餘倣此

掩攢

掩攢并神主附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輿二汲水鐵浴桶二旁全矮香案二紫羅衣白羅拭巾一長八尺筆硯墨一副白羅巾二各長八尺小尺皇視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浴斛跌座二錦褥子全曲几二衣子油絹帕二各三單匱羅夾帕二各三幅大黃羅皇后用紅羅并祔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宮內安設用黹三疋纁二疋下左藏庫支俵贈玉一段盛黹纁纁玉匣沐及帕監

掩攢宮

差攝太傅伊差監察御史復土九錘從等官為之

其日俟大昇輿升

龍輔詣殿獻奏訖俛伏與有司捧梓宮升龍輔入詣殿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郎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立定次引行禮總護使詣盥位盥手悅手洗爵拭爵詣酒尊所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與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總護使再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拜在位官再拜訖哭止次引總護使詣望壑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俟掩攢時至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與有司捧遷侍中臣某言請 靈駕赴攢宮

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遷梓宮少傳引梓宮即攢宮畢權退俛梓宮
進皇堂訖次引侍作監掩攢宮太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攢宮次引
少保復土九鍾俛掩攢宮侍畢內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訖引
內謁者詣攢宮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訖
俛伏興扶侍夾侍答匱覆訖捧腰輿內侍捧遷虞主升腰輿至獻
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謁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
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 虞主即坐訖權退俛掩攢
宮訖次詣 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
在攢宮官奏表奏慰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左右丞相周必大等
言檢點故事山陵五使繫隨神主還京徽宗
贊之時緣紹興七年先已立虞附廟總護使所以徑赴行在後來
顯仁皇后掩攢誤用變禮今來神主在途事體不同臣等欲參酌
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官
自依已降前揮先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儀
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註虞祭之禮止言
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附廟之禮則
曰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
捧栗主就褥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制唯題栗主
亦不題虞主也宋朝仁宗皇帝上仙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
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
如夏卿所奏從之今欲乞依漢唐及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
題謚俛附廟前期一日恭依敕命書題神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
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來掩攢宮合行九虞祭依
禮例掩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虞並繫在路合
於宿頓宗正卿行禮其第六虞在京日繫在瓊林苑今欲乞渡江

文獻卷百二十七
王禮考
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入慈寧宮奉安皇帝服袍履導於
慈寧宮門外有司奉安訖皇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虞
依興故皇帝行禮百官陪位或差有司侍祠則百官便不陪位詔恭依三十二年
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置有跌
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
主之匱有蓋無底雖於祔室牙牀各設跌座然祭享遷奉之時唯
匱蓋以覆神主在中不免欹側動搖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
舊制邪茲者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
底蓋仍乞漆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兼亦便於遷
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積官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掩積之後總護使以下並易常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差撥及神主附廟日同

山陵等使並隨逮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
其日威儀僧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權安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
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拈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
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引禮儀使都大主管主官以下詣虞
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揖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
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稽首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
官皆再拜訖以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
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
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

奉迎之禮其僧道儀衛執從虞主將至皇帝自內服履袍歸御幄
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俟虞主將至殿前扶持夾
侍捧腰輿入殿禮直官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
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
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內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
皇帝於殿上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
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奉奏訖俯伏興退內
侍扶捧虞主升座啓匱于後以巾覆之訖少退前導官導皇帝詣
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
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
導官導皇帝降階復位西向立俟內侍啓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
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

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還內百
官進各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知有太皇太后皇太后
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
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啓匱于後以羅巾覆
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
淳熙十五年二月辛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
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禮前御
史臺閣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裏外立班定次禮直
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
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

前立定皇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免
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俯伏與退復
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
于後以羅巾覆之詭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盤
匱沃內侍奏請皇帝悅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
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
香進幣爵酒官搯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
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訖俯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搯笏跪
讀祀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
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啓虞主巾捧
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
引太常卿當幄前免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免伏興還

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

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九虞祭禮例間日行禮九虞既畢以

附廟日辰稍遠則合三日一虞九日

大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

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

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繫太常卿行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

附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
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
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

于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盤匱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悅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真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真爵倪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大行皇后卒哭

繫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添作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別廟禮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

兩浙運司計會太常寺備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備製畢

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御幄簾降輦官擊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啓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擊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

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持夾侍輦官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輦官擊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僧道儀衛前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內

大行皇后祔廟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宮駕樂舞其謚冊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寶殿其虞侯祔廟再赴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

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于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即無該載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附廟前擇日自几筵殿迎重於報恩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燒香如宮中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率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俟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利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夙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

行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逐位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眾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